

主編：戴小華・柯金滄

馬華文學七十年的

第一屆馬華文學節研討會論文集

回顧
與
前瞻



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

目 錄

(一) 弁言	作協主席：雲里風	P. 1
(二) 序	戴小華	P. 3
(三) 馬華小說沿革縱橫談	論文：孟沙 參議：碧澄	P. 7 P. 37
(四) 馬華戲劇七十年的回顧與展望	論文：姚拓 參議：陳正雁	P. 43 P. 73
(五) 莫開了春風詞筆 ——談理論批評、文學 史料的整理和研究	論文：甄供 參議：看看	P. 77 P. 85
(六) 永恒的童心 ——馬華兒童文學的回 顧與前瞻	論文：愛薇 參議：平紅	P. 91 P. 101
(七) 追求“真善美”的報 導文學	論文：陳錦松 參議：戴小華	P. 105 P. 115
(八) 馬華詩歌發展簡述	論文：陳應德	P. 121
(九) 細雨狂飆含笑過 ——回顧與展望馬華散 文七十年	論文：陳蝶 參議：唐林	P. 157 P. 187
(十) 後記	柯金德	P. 189
(十一) 附錄		P. 190
(十二) 研討會剪影		P. 191

弁言

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主席

雲里風

大馬華文作家協會和雪隆中華工商總會爲了積極推展文學活動，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間聯合舉辦了第一屆馬華文學節，這項文學界的創舉，獲得許多華團的響應與支持，情況非常熱烈，除了雪隆中華工商總會負責獎金一萬元的文學獎外，雪隆興安會館、雪隆嘉應會館、大馬南大校友會及大馬留台聯合總會則分別舉辦詩歌、散文、微型小說及兒童小說等徵文比賽，這一系列的文學活動，已爲文藝界豎下了一個新的里程碑，對於馬華文學的發展，肯定產生了積極性的影響。作協身爲一個聯辦的文學團體，當然應該在文學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們除了主催馬華文學作品展及作家交流會外，也假吉隆坡馬來亞大酒店舉行了盛大的馬華文學研討會，邀請孟沙、晴川、姚拓、陳蝶、陳錦松、彌供及愛薇主講小說、詩歌、戲劇、散文、報導文學、文學評論及兒童文學等課題，並分別由碧澄、游川、陳征雁、唐林、戴小華、看看及年紅等擔任各講題的參議人。這個研討會在戴小華及柯金德的負責策劃及主持之下，可說非常成功，到場聆聽的文友達二百多名，不但座無虛席，而且向隅者亦大不乏人。主講者在會上對有關課題作出了詳盡的闡述，各參議人也提出精闢扼要的補充，使整個研討會多采多姿，爲馬華文藝界創下了輝煌的記錄，是第一屆馬華文學節的寶貴收穫。

由於各位主講者及參議人在研討會上所提出的論文及意見，具有保留的參考價值，所以在這第二屆馬華文學節的前夕，本會特將其彙印成書，定名為「馬華文學 70 年的回顧與前瞻」，一方面可供文友們從中回顧馬華文藝界過去在困難的環境中艱辛奮鬥的歷史，一方面也可以給馬華寫作者提供許多寶貴的資料與指引，使他們對未來馬華文學的光明前景產生激勵的作用，本書出版的最大意義，即在乎此。

馬華文藝自一九一九年發軔以來，所走的是一條迂迴曲折、崎嶇不平的道路，文藝工作者面對着無邊的孤單與寂寞，前輩們本着拓荒的精神，不斷地在這塊貧瘠的園地上披荆斬棘，耕耘播種，現在這些種子總算已經長出幼苗，而且還漸漸茁壯，今後怎樣去施肥、灌溉，使它開出燦爛的花朵，結出豐滿的果實，這便是我們當前所要負起的重任。深望全馬的文友們能夠本着同舟共濟的精神，精誠團結，並儘量發揮創作的才華，那麼，馬華文學更好的明天，很快就會來臨。

序

戴小華

執筆時，心底湧現的是許多難以言喻的複雜心情！

回顧馬華文學從艱困沉鬱到略顯清明，歷經了許多蛻變的階段。

八九年十一月，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配合第一屆馬華文學節，主辦三項活動，即：馬華文學研討會，馬華作品展和作家交流會。

文學研討會的籌備工作，經由作協理事會決定交由我和柯金德負責。

鑑於過往所舉辦的文學活動，均為支出，而少收入，就一個人力、物力、和財力單薄的文學團體而言，實在是件沉重而令人頓感頹然的負擔；又見商業講座，動輒收費數十、數百，同為知識的傳播，沒有理由文學總是「無價」的。為了促創馬華文學能夠自力更生的理想，我提出了文學研討會應該售票的大膽構想，另外建議文學研討會採用更符合學術性的形式，除了主講人外，再添加參議人，參與討論和提供補充意見。

在這期間，自主講人及參議人的邀請，洽商研討會的場地、茶點、準備講義、錄音、攝影、紀念品及宣傳推動售票等籌備工作，到事後論文集的出版，每個細節，都耗費了不少的心血。所幸，在一些朋友的協助下，所有的工作終能順利完成。

我要感謝所有的主講者，他們確實花了相當大的精神和相當長的時間去準備論文，感謝所有的參議人（除我之外）花了一番心血去研讀有關論文，提出了寶貴的意見，由於他們鼎力支持，才光大了我們的成績。

七〇年來，馬華文學一直在步履蹣跚中向前邁進。

今天，我們回頭過來冷靜客觀的檢討這一段文學歷史的得失時，就會看到在早期確是歷經了一段混亂動盪的艱苦時期，而後接着一段漫長的調整與適應時期，得經過多少靈慧的腋集，才智的凝聚，水準才得以提升，漸漸顯現其光華。

馬華文學能有今天重大的改變，這何嘗不是數十年來，文壇前輩之啓迪導引？

作協決定編輯這本論文集的目的，無非是想記錄下馬華文學向前邁進的腳印，幫助我們回顧過去，瞻望未來。

由於幾位主講人及參議人爲求精益求精，要求做出補充，於是出版工作，也就拖延下來，有關晴川論文的參議部分，直至付印前，仍未完成，故未能收入集中，深以爲憾。

當然，從整個馬華文學七十年的演進過程來看，要想以一篇限定在五千至一萬字的論文中，對研討的課題做一種全盤的建構是不容易周全的，隨處會有補充，發展與修正的餘地，然而，其意義終不免是對馬華文學的一個簡要表達，並提供了一些啓發及參考的資料。至於更深入及詳細的探討，希望日後有人會將這項工作延續下去，再接再勵，更爲精進。



主講人簡介 **孟沙**，本名林明水，南大中文系畢業。現任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秘書、報社高級編輯，出版的小說集：「愚人」、「無辜者」；詩集：「青春獻歌」、「櫥窗內外」、「四重奏」、「山靈」；另有散文集「回首集」；雜文集「都市人語」及評論集等作品。

馬華小說沿革縱橫談

孟沙

一．前言

馬華文學發軔於一九一九年，距今剛好是七十年。

馬華文學的萌芽，直接受到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影響，這已是一項被公認的歷史事實。

不論是小說、散文與新詩，在早期馬華文學先行者筆下，都鮮明地烙印着寫實主義的標誌，和中國五四作家羣作品裏跳動的時代脈搏是融貫一致的。即使到了戰後初期，「五四」的陰影仍然籠罩着馬華文壇，直到「馬華文學獨特性」的論爭爆發後，馬華文學才逐漸廓清面目，擺脫「僑民文學」的糾纏，配合國家獨立的步伐，邁向「自己的道路」前進。

有人說，馬華文學七十年來的成果，以小說最豐收。由於小說涉及面和橫跨度都較諸其他文學體式為大，通過小說創作了解本國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社會演變，往往是許多外國學者專家研究馬華文學的焦點重心。本篇根據史料記載，單就小說這一領域，從二十年代草創期迄至八十年代的馬華小說分段介紹，試圖整理出一條馬華小說七十年來的發展綫索，方便讀者和後人對馬華小說有個粗略的印象和認識。

本篇採用年代為經，史實為緯的寫法，分述每個不同年代馬華小說的特色。其中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兩個部份，因為太平洋戰爭介乎期間，為了方便歸納，本篇將戰前部份（即四十年代初）劃入三十年代，而四十年代經歷三年八個月戰火浩劫，這段時期的馬華文學轉入「地下」，實際上，這個年代縷述的馬華小說只有短短五年的光景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馬華文學」這個稱謂，從一開始便是馬來亞、婆羅洲和新加坡的華文文學的統稱，直到星馬分家（一九六五年）才正式一分為二。一九六五年後，馬華文學的稱謂依舊，不過範疇已不包括新加坡在內。新加坡華文文學從這一年開始改稱為「新華文學」，以示和馬華文學的區別。

因此，在六十年代部份，有些小說作者由於在星馬分家之前，便已在文壇活躍，儘管長期居留在新加坡，却不能將他們當作是「外人」，無視他們對馬華文學的貢獻。本篇在進行點面介紹時，所以不能不提他們的名字，原因便在此。

鑑於年代久遠，史料浩繁，作家作品眾多，本篇除了個別重要作家作品必須多誌一筆外，其他的一般上只能做到的陳列，點到為止。其中難免有缺漏之處，希望他日有機會付梓時，再作補遺和訂正，這是需要先此聲明的。

二．戰前部份

戰前的馬華文學，不論是小說詩歌散文，一般的作品都顯得幼嫩和粗糙，從保留至今的作品水平來評估，它們的歷史價值遠勝於文學價值。

出現在這個時期文壇的作者羣，除了本土的不說，大致上可以分為二大類：

一類是從中國南來，以僑民的身份到南洋落籍，短則三五年，長則一二十年，最後都相繼離開他們視為第二故鄉的馬來亞（

包括新加坡），或回歸祖國，或遷徙其他國家。這羣為數不少的南來作家，他們的精神是趨向中國的，在他們旅居馬來亞的日子裏，曾經為馬華文學貢獻過一份心力，推動了馬華文學的發展，功不可沒；

一種作者也是從中國南來，初時也懷抱僑民心願，也寫過不少懷念故土的文章，但後來隨著時局的轉變，他們對居住地越來越熟悉，生活習慣也和本地人民打成一片，誓志老死於本邦，流露於作品字裏行間的思想感情，漸漸與土生土長的作者羣認同，最終是擺脫前期懷念故土的思想陰影，而一心一意為建立此時此地的新家園而努力。

比較起來，戰前馬華文學的走勢，是深深受到中國文學的牽制和影響，有人形容它是中國文學的海外版，如果中國文學是主流，那麼馬華文學便是分流或支流了。從事實來看，這樣的形容並不過份，回顧戰前馬華文學所掀起的幾場運動，像「南洋新興文學」（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一年），是響應中國作家郭沫若蔣光慈等人倡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簡稱普羅文學）；像「抗戰文學」（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除了「新馬抗日」口號外，實際上是響應中國本土的抗日救亡運動。由此可見，馬華文學在戰前任何一個發展時期，無不緊密沿着中國文學發展的軌迹，亦步亦趨的追隨，似乎中國方面打一個噴嚏，這裏的文壇便馬上受傳染而「傷風」。畢竟草創時期的馬華文學，其主力是來自大批非本地出生的南來作家，才會造成這樣一個局面，是形勢使然，並非作家之過。

1. 二十年代華僑心態

二十年代的星馬社會，是一個工商業、文化、經濟和政治各方面都落後的封閉的社會，舊禮教舊思想腐蝕一般人的身心，大量的移民從中國來，這些人為了生計或出於好奇的驅使，來到這個被形容是「黃金世界」的南洋社會。到頭來，他們發覺上當了

，有的被當做「豬仔」販賣到這裏做苦工，過着奴隸一般的生涯，有的抱着「既來之，則安之」的態度泰然處之，或把這裏當是第二故鄉，希望有朝一日衣錦榮歸（重回中國的懷抱）。在當時的處境，這批南來的華僑，普遍上都抱持「人在南洋，心在祖國」的心態，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是無可厚非的事。

這羣把馬來亞當是僑居地的南來華人當中，自然也包括知識份子和文人。

出現在二十年代草創期的馬華小說，題材不外是下列幾種：

- (一)反映南洋羣島各地勞苦大眾的生活、思想和願望；
- (二)反映初期僱工運動的成長，礦工、膠工與資方的衝突，以及工警衝突；
- (三)反映城市工友在不景氣和失業浪潮衝擊下的不滿現實的舉止言行；
- (四)描繪封建制度底下受害者的悲慘遭遇；
- (五)以中國為背景的可歌可泣故事；
- (六)描寫青年男女學生與封建勢力抗衡鬥爭的事迹。

根據文學史家方修的考據，馬華文學第一篇具有小說雛形的創作，是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底發表在「新國民雜誌」的『洞房的新感想』。這是一篇針對盲婚制度而發的問題小說，作者是雙雙，其生平不詳。

在早期的問題小說，方修認為林獨步的成就最高，他指林獨步的作品「在文字上顯得相當細致，有心理的描寫，性格的刻劃，氣氛的烘托，技巧十分高明……像這樣的一種錯綜複雜的思想感情的描繪，不但在馬華小說萌芽初期中顯得非常突出，即截至一九二五年年中馬華新文學萌芽時期終了，也很少能夠企及的。」

這時期的馬華小說作者，重要的還有李西浪、曾聖提、曾華丁、張金燕和海底山（浪花）等幾位。

李西浪的『蠻花慘果』，寫在一九二五年，內容有關婆羅洲

的「豬仔」遭人奴役的非人生活，苗秀評介這個中篇時說它的現實性較強，「無論它的寫法或情調，都顯著受了舊傳統的影響，和章回小說也就相去不遠了。」

曾聖提在二十年代初期從中國南來，是個傑出作家和報人，也是南洋商報第七任總編輯。他寫詩、小說、散文，也寫理論翻譯，是文壇的多面手。他初期的小說，走的是唯美路線，受五四創造社一派作家影響很大。一九二九年提出「以血和汗鑄造南洋文藝鐵塔」口號，走出象牙之塔，開始有意識地創作，作品充滿南洋色彩，內容除社會性外，也多了一點反殖意味。

曾華丁是曾聖提之胞弟。他開始寫散文，後來才轉寫小說。受文史家推崇的一篇是《五兄弟墓》，它也是馬華小說中最早以契約華工（豬仔）為題材的創作。華丁還有一位弟弟曾玉羊，也是早期的馬華小說作者之一，一門三傑出現在馬華文壇，這種例子尚不多見。

張金燕是一位寫實主義派的作家，他的小說題材偏向於婦女及兩性問題，描寫殖民地時代半封建社會裏的婦女的不幸命運。一九六六年，新加坡青年書局為他的小說出版單行本，書名是《悲其遇》。

海底山的《多拉公公》根據方修的說法，它是新興文學中技巧最圓熟篇幅最長的一篇，為馬華浪漫主義創作建立新的紀元。

二十年代的馬華小說，一般上是循着兩個方向發展：

(1)南洋題材的描寫；

(2)新興文學的創作。

在表現手法上，這時期的小說作品，有自然主義，客觀的現實主義，消極的浪漫主義，出現各種各樣流派，雖然小說反映層面，和中國的局勢息息相關，是橫的移植，也是母體投影。但總的來說，和同時期五四作家的創作水平仍然有一大段差距。

在這個時期的馬華小說作者，除上述幾位外，還有吳仲青、吳廣川、張紫薇、拓哥、洪絲絲、李梅子、陳桂芳、饒百迎、鄒

子孟、劉科盈、慧聆、浪花、陳晴山、槐才、海若、冷笑、王探、譚雲山、依夫、忠實等。

2. 三十年代抗戰文學

南洋新興文學運動從二十年代中期勃起，進入三十年代便花開荼蘼。一九三〇年十月，「繁星」副刊發生文字獄，由於發表詩劇《十字街頭》（作者：實遊），編者林仙嶠被令出境，影響所及，各報的文藝刊物紛紛停刊，作者大都封筆，文壇便呈現一片蕭條局面。從這個時候直到一九三四年這幾個年頭裏，刊物消沉，文風不振，一般副刊編者為免惹禍上身，開始大量刊登言情小說、閒適小品和象徵詩，作品素質愈見低落。

這種不正常現象，直到一九三五年，《新野》、《星火》等副刊先後出現，才有了轉機。這些副刊發表的作品，內容堅實，具有新寫實主義傾向，形成一股新的力量，打破文壇沉寂的氣氛。到了一九三七年，隨著大批文化人從中國各地南來，為馬華文壇加強陣容，注入新的生氣，以及中國抗日運動的如火如荼展開，加遽了馬華抗戰文學活動的上升，三十年代後半期的馬華文壇遂出現歷史上一個罕見的高潮期。

在這個年代，馬華小說從式微到復甦，然後蓬勃發展，文運的起伏盛衰，形成一個強烈的對照。當它處在低潮狀態時，大批灰黃色作品、形式主義、趣味主義的作品大行其道，取代馬華文學的「真空」，是形勢所迫，也是世界各國文運發展過程中必然產生的現象。實際上，這些徒具形式，內容灰黃蒼白之作，雖然在某些過渡時期猖獗泛濫，到底是經不起時代洪流的衝擊，在正統文學史上，它們是沒有地位的。

三十年代的馬華小說，嚴格劃分，可分為前期和後期兩個部份。在一九三七年前的前期部份，小說創作內容是延續新興文學運動的餘緒，反映社會不合理事物，如勞資糾紛，工人階級受剝削，資本家奸商的噬肥而食，以及反殖反封建的具有民族社會意

識的作品。後期則以抗戰文藝運動為基調，抗戰文藝的精神統攝了整個馬華文學創作活動，作品題材或描寫中國戰時畫面場景，或直接反映當地救亡動態和戰時生活，抗戰救亡成為這段時期小說創作的主流，階級矛盾的描寫便退居次要的位置。

在這個時期出現的馬華小說作家，較重要的計有：王哥空、林參天、丘士珍、丁倩、戴抗、乳嬰、上官秀等。

王哥空，原籍瓊州，一九三〇年開始寫作，卅四年出版短篇小說集《麵包及其他》，是馬華文學最早期的單行本之一。本書包括十六個短篇，只有四十八頁的篇幅。王氏於一九五九年逝世，享年五十餘，生前曾任星洲日報外勤及編輯二十多年。

林參天，一署林芥，浙江人，一九二七年南來，任職教育界長達三十七年，六四年退休前是吉隆坡培才小學校長，於一九七二年逝世。他的長篇《漫遊》最早在上海出版，五九年由新加坡青年書局再度付梓。本書共分廿章，六部份，二十萬言，是馬華文學最早出現的長篇小說。內容描寫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期馬來亞教育界的黑暗現象。小說家苗秀給它的評語是：「反映局限於馬來亞華僑社會一隅的偽教，雖說豹窺一斑，即可概其餘，但由於題材狹窄，雖為長篇，難免令人有過於單調之感。作者的描寫，有時又缺乏取捨，至流於瑣碎，有點自然主義的傾向。」

林參天另外尚出版《余哀》（短篇），《頭家和苦力》（合集）及用林芥為筆名撰寫的《中國新文學三十年》。

丘士珍，南來作家，一九二九年開始在檳城報章發表作品。一九三二年前後出版堪稱馬華第一部中篇小說《客客與娘惹》。這個中篇有三萬餘字，內容寫一個買賣樹膠的老商人受到不景氣的打擊而破產沒落的過程。

丁倩，又署張一倩，原名張業隆，出生瓊州。一九三七年前後由上海南來。一九三八年開始在本地報刊發表小說、詩和雜文評論等作品。其中以《一個日本女間諜》和《委曲》這兩個以抗戰事件為題材的中篇小說，最受讀者注目。這兩個中篇，「雖不

是描寫當地事件，但却具有共同時代的真實感」（章量語）。前者內容刻劃那個時代某些愛國青年的思想與感情；後者則描寫一個日本女子跟一個中國教授結婚，最後受了日本侵略軍的侮辱而自殺的悲劇。

丁倩活躍於戰前馬華文壇，戰後從事教育工作，擔任循人中學校長長達三十年，與文壇疏遠，也少有作品問世。他的代表作《一個日本女間諜》遲至八十年代中始由他的學生協助出版。

鐵抗，一九三七年出現馬華文壇，初期的抗戰小說，大多是以中國為背景，利用通訊方式寫成反映中國戰時動向，代表作是《試煉時代》。其後創作方向轉變，直接取材於當地現實，《白蟻》和《洋玩具》內容上較多消極意識，反映較次要的戰時生活和一系列被否定的人物形象。其中《白蟻》的藝術形象有點接近張天翼的《華威先生》。

談到鐵抗的寫作技巧，方修指出：「鐵抗小說技巧嫻熟，長於刻劃人物性格，渲染環境氣氛，是同時代的馬華作者很少能夠企及。」

鐵抗原名鄭卓羣，在廣東潮陽出生，馬來亞淪陷時，他不幸在一場大檢證中被捕，後慘遭殺害，死時年僅廿九歲。

乳嬰，又署金枝芒、殷枝陽，南來作家。一九二六年出現馬華文藝界，作品主要是小說。也寫散文和報告文學。苗秀對他的小說有很高的評介，說：「金枝芒不單是文人，而且是個革命實踐者。他的小說風格質樸但是親切動人。」他的中篇《瑯琅工》，戰前在「南洋周刊」刊載，甚獲好評。

上官豸，又署章量、韓兵、沙耶、葉葭、秦系等。原名區文莊。一九一三年出生於香港，祖籍山東，一九三七年南來，以「上官豸」發表作品，他從事過各行各業，人生經驗異常豐富。初期的作品《非英雄史略》、《小鬼頭孫三》、《靈魂論新詮》等篇，以清新風格渾圓創作技巧，為馬華文學帶來新的生氣。惟他的代表作品，多出現在戰後，這點留待後面再詳述。

除上述幾位，其他出現在三十年代的小說作家尚有：流冰、李蘊朗、金丁、流浪、于沫我、蕭克、嘯平、陳白影、高揚、老蕾、陳殘雲、林魯生、楊嘉、劉前度、陳南、依藤、馬寧等。

在這個時期出現的小說單行本計有：《麵包及其他》（王哥空）、《沒落》（丘士珍）、《峇峇與娘惹》（丘士珍）、《濃煙》（林參天）、《義賣》（鐵抗）、《白蟻》（鐵抗），只有區區六冊而已。

1. 四十年代新的覺醒

四十年代的馬華文壇，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的歲月，歸入戰前部份，星馬淪陷期年三年零八個月，文藝轉入「地下」，本文涉及的這個年代的馬華小說，實際上只有短短不到五年的時間而已。

這個階段的馬華文壇，最受史家注意的是有關「馬華文藝獨特性」的論爭。這場論爭爆發在一九四九年，也可以看成是「馬華文藝」與「僑民文藝」的論爭，是馬華文學正式走向自己的道路的開始。

在此之前，雖然已有不少人提出寫本地題材的呼吁，而且在實踐上取得不俗的成績，然而從總的趨勢看，「僑民文學」仍然佔了上風。這一點，從戰前的馬華文學一般上稱為「南洋文學」可以見出端倪。戰後，本地華僑經歷一場戰火洗禮，開始有了新的覺醒，加上中國政局的演變，當地政府嚴禁中國書籍入口，不准兩地人民自由來往，政治局勢的變化，促使馬華文學失去了依附，不得不正視本身的獨立性與獨特性的問題。

在客觀局勢的扭轉和主觀願望兩方面的因素衝擊下，馬華文學本質上起了變化，作品的本土意識加強，這是時代的大勢新趨，是任何人力所無法阻止的事實。而「馬華文學獨特性」的論爭，引發更多人對這個課題的關注，使改變加快了步伐，委實也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四十年代的一些重要馬華小說作家當中，南來作家仍佔相當